

重

慶

市

長

驚

風

駭

浪

(二)

楊森

營火會裡藏污納垢

女生進攻男生宿舍，實在太不像話，於是我很沉痛的問那些男女學生。「你們為什麼要搞這種男女訪問？」

「好要嘛，」他們的回答多半就是這麼天真：「男女訪問的時候可以不上課，大家一道去耍，就是這種訪問產生了好多愛情故事啊。」

更進一步，共匪利用這些已經被他們掌握的學生，秘密到四郊的深山裏去，開「營火會」，這種「營火會」就不單是「好耍」而已了，它是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的。我接獲報告，說是重慶四週的山林深處，經常都有或大或小的「營火會」舉行，那裏面的烏煙瘴氣，說出來簡直駭人聽聞，「營火會」都是由共匪召集的，他們公開討論怎樣鼓動學潮，顛覆政府的計劃。

我派人化裝學生，打進他們的圈子，然後去參加「營火會」，他們回來向我報告的時候，個個咬牙切齒，氣憤填膺，他們說：「營火會」有

餘興節目，——共匪預為安排的污七八糟的節目，扭秧歌呀，跳舞呀，侮辱本黨高級人員的俗劣活劇呀，還有最吸引「人」的——男女間的事情。總而言之，共匪是在使參加「營火會」的人熱烈瘋狂，為所欲為，等到討論鬧事鬧風潮，被迷昏了頭的學生、青年，唯有被他們牽着鼻子跑。

對於共匪引誘青年、利用青年、掌握青年的方式，我逐漸的有了瞭解和認識，為萬萬千青年的前途着想，為國家民族的命脈着想，我不能再緘默了，我開始還手，開始反擊。

我通令各級學校，加強訓導工作，嚴格管理學生，我叫學生們收心養性，回到課堂裏去用功讀書，誰敢再搞什麼自甘墮落，妨礙風俗的男女訪問，我就給他最嚴厲的制裁。這一股驚世駭俗的歪風，總算給我遏止住了。

第二步，我不公開譴責「營火會」，免得被共匪利用來做反宣傳，但是我却採取實際行動來對付他們，我派些兵，都作學生打扮，身上藏着炸藥，他們逢會必到，一到就轟，轟什麼？轟些

傷不了人的炸藥，扭秧歌、跳舞、活報劇、男女愛固然好節目，然而我所安排的節目連共匪也吃不消，火花一閃，天崩地裂，嚇得那些小孩子東奔西跑，雞飛狗跳，就這麼轟了三五次，共匪再也不敢搞什麼「營火會」了。

共匪善於利用青年，我也要重用青年，共匪用詐，我以誠，共匪以邪惡羈縻，我向青年朋友們曉以大義。大批志行堅貞，認識清楚的青年開始投奔反共的大纛之下，我把他們組織起來，加以訓練，發表名義，甚至於發給他們保國衛民的槍支，他們興奮莫名，楊森信任他們，這是何等重大的鼓勵，他們很迅速的成為一支對抗共匪的勁旅。

發給忠貞青年的槍支，是軍統局負責人毛人鳳先生自動送給我的，毛先生在重慶和我並肩作戰，他曾給予我很大的助力，我們協力共挽狂瀾之既倒。有一天，他問我：楊先生需不需要手槍。我說當然要。於是他立刻撥給我兩千支，我將其中的一部份，分發到那些忠黨愛國的青年人手

(二) 震駭風驚長市慶重

上。

我以為他們已經有了充份的訓練，高昂的關志和武器的配備，他們應該發揮力量，盡到青年人對於國家民族的神聖責任。擇定了一天，我集合他們作一次實地演習，讓忠貞學生代替全市警察，負責治安，維持秩序，那一次，他們使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我對他們的忠誠盡責，十分感動。

對於民衆組訓，我已有二十多年的經驗，此刻我在重慶，強敵環伺，手無寸鐵，這一項工作更加迫切需要。我指派重慶各區區長爲團練大隊長，保長當連長，甲長充排長，我發起全民皆兵，確保桑梓的運動，民衆自動投效，充當團練，短暫期間之內，重慶團練已達一萬餘人。我逐漸以國練代替警察，維持治安。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全國同胞接受歷史上最慘痛的教訓，總統蔣公宣告引退，由李宗仁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

二月，張岳軍（羣）先生回重慶就任西南軍政長官，承岳軍先生的愛護支持，我仍然是長官公署副長官，兼重慶市長。但是因爲總統蔣公引退，頓使中樞失了重心，大局逆轉。我們在重慶的處境因之日益困難，我懷於蔣先生命我接任重慶市長期望之殷，決心排除萬難，專心致力於重慶的治安和建設工作。

早些時就得到了可靠的情報，四月二十日，重慶全市的學生將要舉行示威遊行，響應四月一日南京反饑餓遊行時所發生的慘案，四月中旬，重慶附近合川、江津、長壽各縣的中學生，紛紛

的往重慶集中，共匪的計劃，是要聚集二十萬名青年學生，以沙坪壩的重慶大學爲集合地點，準備浩浩蕩蕩的向重慶市區「進軍」。

我偵悉了共匪的全盤計劃，立刻謁見張岳軍先生，報告共匪鼓動學潮，煽動學生的陰謀，和我們的對策。張先生聽了以後指示我，要我設法制止。

奉到張先生這個命令，我精神一振，告辭離去，回到辦公處，我立刻調集我親自訓練的團練，警察和貴州保安國的弟兄，全體出動，相機制止遊行。

數以萬計的學生在重慶大學集合，浩浩蕩蕩，先聲奪人，他們開完了會就要出來大遊行，我派去的一萬多名團練緊緊把守在大門口，不許學生越雷池一步，六七千警察和一個保安團，團團的將重大緊密包圍，這真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大場面，當時在重慶住過的人，應該記憶猶新。

學生受了共匪的煽動，羣情激昂，漸漸失却理智，他們向治安人員挑戰，叫罵，咆哮，喊口號，侮辱政府和高級官員，治安人員嚴格遵守我的命令，竭力容忍，不跟他們計較，——看起來彷彿那些學生已經無計可施了；再開下去又有什麼結果呢？可是，這時候共匪着了急，他們設計安排已久，轟轟烈烈的行動怎肯輕易放棄，於是他們挑唆一些不知輕重的學生，分批跑出來，用意是要試探治安人員的決心，究竟可能對他們採取何種行動？

這一下他們吃了虧，我關照治安人員不許開槍，避免傷害那些無辜的學生，但是他們自己想

出來了好辦法，若干桶臭氣撲鼻的大糞，早已暗中準備好；學生往外衝，大糞便一杓杓的潑過去，學生們受到這個意外的襲擊，人人沾了一身臭，狼狽萬分的回頭就跑，遠遠在看熱鬧的老百姓高興極了，紛紛拍手歡笑，由這些表現，可以知道民衆對於被共匪利用的青年，內心中心是何等的憎惡與厭嫌。

共匪在隊伍後面大聲叫：臭大便嚇不倒人，我們一齊往前衝，看他們潑得出多少大便來！就這樣，鼓動得學生們都發了瘋，黑壓壓的人潮直往外衝鋒，那像是萬馬奔騰，怒潮澎湃，早先準備的糞便真的不够用了。治安人員迫不得已，拉出他們的第二項武器，另一端接在水喉上的水龍頭，猛然加以掃射，水勁如矢，密集噴濺，學生受不了，扭頭再往後退。治安人員的防線，一步也不會移動。

三番五次衝不出大門口，學生在裏面點起了火，揚言再不讓他們出動，他們就要把重慶大學燒了。我不理，我給他們的答覆是「要燒就燒！」

雙方相持，前後共達兩天兩夜，我們是軍人，兩天兩夜不睡覺，算不了一回事，學生羣中多的是公子哥兒、千金小姐，他們不吃不喝就吃不消，尤其是那些從外地來參加鬧事的學生，他們還在就心家裏的牽掛。後來他們實在吃不消了，派代表來向我投降，說是他們願意回家了，我的答覆是：回家可以，但是必須遵照我規定的路線，分批的走，途中不得糾集衆生事，否則的話，我要給他們嚴厲的處罰。

學生商量了一下，表示接受。十多萬垂頭喪氣，疲憊不堪的學生，經過四十八小時的痛切教訓，在保安人員的保護之下，以及沿途來道而觀的老百姓譏嘲諷刺聲中，默默的四散回家。

在學生罷課遊行過後不久，我又查獲歌樂山上黑衣人部隊裏大有問題，彭斌藏匿了兩個重要的共匪份子，企圖何在，不得而知，我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當即通知有關方面特別注意，並採取行動，叫彭斌把共匪交出來。不幾天想不到彭斌自己來看我了，他當面送我一個大紅包，裏面有一萬多塊錢，他跟我痛哭流涕，竭力辯白，他說他的部隊裏絕不會有共產黨，至於我所聽聞的種種，一定是共產黨在挑撥是非，他請我儘管放心，不要懷疑他的忠誠。這個場面使我相當的窘，我只好支吾以應，紅包呢，請他務必收回。

彭斌一走，我的一位太太便埋怨我，她說我不該不收他的錢，一則一萬多是筆大數目，二來呢，我越是不收彭斌的餽贈，他越發疑心我對他頗具戒心。

我拂然不悅，罵她：妳們這種婦道人家，那裏曉得這中間的厲害，像這種錢，也是可以收得的嗎。

四月二十八日，就國家，以及就我個人而言，都是一個非常沉痛的紀念日，為舉世所矚目的燕湖保衛戰宣告結束，我的侄孫楊幹才，這個我一手培養提携，終於成為一代名將的二十軍軍長，力戰不屈，英勇殉國，噩耗傳出，全國人士為之扼腕，楊幹才的壯烈成仁和二十軍的慘重犧牲是他們為國家民族盡了軍人的天職，可悲的是，

燕湖一失，長江門戶已經大開，匪軍從此長驅直入，國共之戰的大勢全部逆轉，大陸淪匪，成為不可避免的的事了。

民心傷沮，士氣斷喪，蔣先生命我接任重慶市長的時候，他的叮嚀時刻在我心中繚繞，顧視當前大局，我感到自己肩負上責任的重大。

二十軍屹立如山，這是一支散不掉，消滅不了的部隊，燕湖失守，在那麼危難艱困的情況之中，凡是保全性命，或是受傷治療的官兵，知道我還在重慶坐鎮，千山萬水的奔向重慶來，這些歸部的來歸，使我深深的感動，同時也使我鼓舞精神、堅定信心。我開始在重慶再建二十軍，二十軍迅速建立，又是一支能征慣戰，忠誠不二的部隊。我派景嘉謨代理二十軍軍長。

總裁蒞臨民心振奮

八月二十四日，總裁蔣先生從臺灣直飛重慶，希望能在戰事全面運轉中扭轉大局，穩定西南，從容與匪決戰。以當時的情況而論，這一個決策很有轉危而安，然後併力以赴，一舉粉碎共匪叛亂的可能。

總裁座機翩然降臨，重慶百萬軍民興奮若狂，大家相信總裁這次到重慶，西南的局面也許可以因而穩定下來。

總裁蔣先生步下機梯，帶着他慣有的雍容凝重的風度，與和藹親切的笑容，他向在場歡迎的西南高級官員一一寒暄，說是我們這些時都很辛苦了，當時我心中覺得萬分感奮。

總裁在重慶作了一番部署，西南的局面豁然

開朗，當時，保衛大西南確實已有萬全的準備，胡宗南擁有百萬大軍，據守陝南，宋希濂的雄師駐屯川湘鄂邊界，而以孫震守川東，遙為呼應，谷正倫在貴陽，四川本身，羅廣又新練的勁旅兵精械優，正是新銳之師，王陵基掌握了全省的保安團隊，甚至於連鄧錫侯也還有相當兵力，四川的後方，劉文輝賀國光在西康的實力自也不可輕侮。

以如此堅強的實力，不要說共匪不願進犯四川，倘若能有一段穩定時期，重振全國的士氣民心，即使說要反攻中原，規復失土，也必然可以穩握勝算。

那時候重慶市民反共的闢志高昂之極，就因為看到蔣先生又到重慶領導他們了，許多民衆團體，都在積極籌備一次十萬民衆反共大遊行，藉以表現他們擁護蔣先生，誓死反共的決心。這本來是很好的事情，連蔣先生在事前也已有風聞，但是消息同時也傳到潛伏匪謀的耳中，他們恐慌極了，只要這次遊行順利舉行，他們過去一切的教唆煽動，陰謀詭計，都將在民衆的正義表現之前粉碎無遺，尤其是這次遊行更將顯示，老百姓對共匪是如何的深惡痛絕，厭嫌唾棄。

於是他們想盡方法，施展全力，務必設法阻撓這次遊行的成功。

於是他們施出最卑劣的手段，遊行預定在九月三日舉行，共匪在九月二日縱火，造成了重慶有史以來從所未有的大火災。

重慶大火其中内幕

(二) 震駭風驚長市慶重

九月二日，下午四時半，當時我正在重慶附近的一座山上，觀察一所學校，彷彿聽到在我身後的人，正在發出嗡嗡的議論之聲，我回頭一看，視線掠過重慶市區，我發現有好幾股濃煙，起自朝天門那一帶的鬧區。

「失火了！」

「火很大呢！」

「哎呀，好些地方一齊燒起來啦！」

嗡嗡的議論一變而為驚呼駭喊，我站停腳步，向重慶眺望，由於天清氣朗，而且是居高臨下，一切都能看得很清楚，我一眼望去，早已看到朝天門一帶，足有七八處火頭，同時冒出濃煙。

這種現象是很不尋常的，過去，鷄鳴狗盜，無惡不作之共匪份子，爲了在重慶擾亂秩序，製造事端，幾乎每天都有縱火案件發生。但是那些都是小火警，徒然傷幾個人，燒幾間屋，造成一陣驚慌騷亂，如斯而已。因此現在七八個火頭同時在鬧市裏捲起，這就意味着事態已經相當的嚴重。

我立刻打斷觀察學校的預定節目，匆匆下山，十萬火急的趕回重慶。

大火已成燎原之勢，一發便不可遏止。

居心陰惡毒辣的共匪，他們選擇的縱火地點，是長江與嘉陵江合流之處的「重慶尖端」朝天門，這一帶人煙密集，各式各樣的房屋望衡對宇，路窄的地方，對街的屋簷簡直就要連接起來了，最糟糕的是，焚燒最烈的恰是重慶的死角，消防用水無法接應，我急急趕回市政府，用電話指揮全市軍警消防人員，一律趕到火場盡力搶救，

當地的老百姓也很勇敢：自動到江邊擔水，奮力撲火，然而萬惡的共匪根本不恤民命，他們只要達到目的，可以做出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治安人員當場逮到了七八名匪諜，他們冒充救火的老百姓，將汽油煤油裝在水桶裏，在幹他們火上加油的勾當。

這一次九月二日重慶大火，爲患之烈與爲災之鉅，要比日本侵華，我國抗戰期中的五三、五四大轟炸，更加殘酷，一場大火，燒去了大重慶的五分之一，焚屋一萬餘幢，災民十餘萬人，死傷人數，將近一萬。——這一筆賬不管記在那一國的歷史上，都是令人怵目驚心，傷心慘然的一頁。

當晚，蔣先生通知我，九三大遊行務必勸止他們進行，我記得我當時連一個字也答不上來。

爲了鞏固反共力量，不使共匪的陰謀得逞，在我大後方心腹之地暢所欲言，我必須訓練忠貞青年，作爲反共的中流砥柱，於是我秘密召收了大批學生，開設訓練班，傳授給他們跟共匪作戰的要訣。另一方面，我更刻苦經營，編組團練，推動民衆組訓工作。

然而就在我正想有所作爲的時候，蔣先生格于形勢，離開重慶，又回臺灣。蔣先生走了不久，十月十四日，顛預無能，斷送了半壁河山的李代總統李宗仁，帶着他的那位政工隊員夫人郭德潔，悠悠游哉的也到重慶來了。

李宗仁一到重慶，就積極的展開他的政治活動，依我看，他實在是那種「既不能合，亦不

受命」的尷尬人物。偏偏他一心要想「力爭上游」，李宗仁在重慶住的是總統以前住過的曾家岩官邸，他叫他的參謀長李漢魂請我吃飯，席間堂而皇之的跟我談公事。

李漢魂說，代總統的意思，先要撤換重慶市警察局長，亦即由我請來的陳善周。

李漢魂坦然的告訴我：

「李代總統說這個警察局長不公正，李代總統說簡直不行，一定要換掉他。」

我當時就正色答道：「陳善周是我請來的。他忠誠純正，公正廉能，很得民衆的信仰和愛戴，不能無緣無故的撤換他。」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足見各方對本誌之愛護與重視，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請求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爲對讀者表示負責起見，並請署真實姓名，否則請勿投寄，以免徒勞往返。